

随笔

军营光影过大年

雷从俊

当我学着老兵的样子，顺着大年初一的晨光在雪地里卧倒，战友们瞬间行动，七手八脚把周围的雪扬到我身上。深绿的作训服、洁白的雪花、橘红的阳光交织在一起，那色调显得清冷而又温暖。“朴记者”端着相机，一边调整角度一边赞叹：“对，对，这才林海雪原的感觉！”随着快门“咔嚓”一声响，新年的第一张照片，也是我军生涯第一张军装照，就这样定格了。

两天后的下午，在我和战友们焦急的等待中，“朴记者”来了。他提着一堆大大小小的做了标记的袋子，把冲洗好的照片一摞摞一袋袋分发给战友们。战友们围在他身边，像一群饥饿难耐的小鸡面对食物，有的眼巴巴地张望着，有的帮着分发。拿到照片的战友或三五成群谈论，或躲在操场一角仔细欣赏，还有的兴奋地跑回宿舍写信去了。第二天，



本版统筹 董雪丹
投稿邮箱: zkrbdaoyuan@126.com

这些照片就被战友们装到一个个信封里，寄向全国各地，飞到日夜思念的亲人身边。

我的照片飞到豫东农村老家，先是爸爸、妈妈和弟弟、妹妹看了一遍又一遍，接着又被带到姥姥身边。弟弟来信说，自从我当兵离家，姥姥逢人就念叨我。姥姥端详着照片，原本微笑的脸上突然密布阴云：“大过年哩，孩子趴在雪地里多冷啊！”说着还抹起了眼泪。弟弟一遍遍解释说：“为了照相好看，就趴一会儿，身上的雪也是故意弄上去的。”姥姥这才转忧为喜，说一个多月不见，我壮子，把冲洗好的照片一摞摞一袋袋分发给战友们。战友们围在他身边，像一群饥饿难耐的小鸡面对食物，有的眼巴巴地张望着，有的帮着分发。拿到照片的战友或三五成群谈论，或躲在操场一角仔细欣赏，还有的兴奋地跑回宿舍写信去了。第二天，

当时，相机绝对是奢侈品，我们部队也只有宣传干事那里有部相机，就是天天给大家照相也忙不过来。春节期间，战友们除了贴春联、包饺子、搞联欢之外，照相绝对是“刚需”。谁不想在新年之际留下自己青春的模样？谁不想给亲人朋友寄去自己阳刚帅气的照片呢？连长、指导员了解大家的心思，征得部队领导同意，联系了驻地照相馆上门服务。摄影师姓朴，身着绿棉袄、挎着旧相机，不苟言笑地跟大家唠家常，干脆利索地教大家摆姿势。老兵先打样，新兵跟着上，他依次为大家“咔嚓”，真有点摄影记者的“范儿”。一上午工夫，全连百十号人被他“咔嚓”个遍。不知什么时候，老兵新兵都称他“朴记者”。“朴记者”凭着一部相机获得了走进军营的“特权”，也走进了战友们关于春节的记忆。

转眼春节，我们这批新兵入伍一年了。一年兵，渐褪青涩，尚未成熟，对过大年依然热衷，对照相依然热爱。战友们建议连队，春节期间还请“朴记者”为大家拍照，得到的回复是，他早被几个连队“预订”，春节期间的“黄金档”已经排满。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班长收到了女友

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居然是一部“傻瓜”相机。遇到了“救命恩机”，大家马上把“朴记者”抛到了九霄云外，转而围着班长探讨起相机的使用方法，以及购买胶卷、冲洗照片等话题。那时，尚没有“众筹”一说，但我们的确都是众筹的先行者，几块、十几块的津贴凑到一起，春节照相的经费问题就解决了。

班长的女友刚刚寄来相机，一个老兵的女友出差路过驻地顺道探亲，而且正赶在年初一。那个春节的军营，因为一远一近两个女孩而变得格外温馨。连队协调招待所为远道而来的“准军嫂”安排住处，还邀请她观摩连队的拔河比赛。班长举着“傻瓜”相机，跑前跑后为大家照相，一会儿抓拍比赛双方拼力一搏的强悍，一会儿抓拍观众尖叫呐喊的激情。班长早已忘了“省点胶卷”的口头禅，拿着相机接二连三地按下快门，留下军营过大年最为动人的风景。

春节过后，我们的照片冲洗出来。原本高不可攀的光与影的艺术，由于一部“傻瓜”相机的到来，变得轻松易得。照片上，一张张脸庞时而快乐、时而感动、时而庄严、时而幸福，让这个春节变得丰富而深沉。

连队有了相机，照相成了不只是春节才有的活动。平时训练、演习和日常生活中，班长会随时拿出相机，为大家抓拍珍贵的瞬间。但不知为什么，我有时会莫名地怀念“朴记者”，不仅是因为他的大相机更能拍出层次分明、色调鲜亮的画面效果，更因为似乎只有彼时的那种拍摄，才显得更郑重、更有仪式感。

没想到的是，不久后我居然成了“朴记者”的同行。由于政治机关变动和工作需要，须从连队战士中选一名业余报道员，我凭着入伍前发表的新闻稿件，幸运地被选过去。说是报道员，实际上既写新闻，也放电影，开会时兼为会议拍

照，训练演习时要为部队录像。我从不会到会，很快手里的家伙都能鼓捣几下。

当“兵记者”的日子里，我为战友们拍了不少照片，也多次参加老兵退伍、新兵下连等活动的拍摄。春节期间，我的“档期”也排得满满的。虽然忙得脚打后脑勺，但想到自己当初照相的不易，看看战友们拿到照片时会心的笑容，也乐此不疲。更令人兴奋的是，大年初二我还接到了老连队的邀请。指导员在电话中说：“下午咱连要到火车站附近搞个义务劳动，‘兵记者’去给大家拍点照片吧。”我当即愉快地答应了。

火车站一带人流不断，年味很浓，当然环境也着实需要保护。战友们手持铁锹，一点点铲除路面上的坚冰残雪，用扫帚把道边的污泥浊水一点点扫净。乡亲们路过，为大家竖起大拇指。劳动中，有的战友军装被弄湿了，有的战友脸上被甩上了泥点子，我时而照相时而录像，一个个熟悉的脸庞、一个个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都成了我的“作品”。忙碌间隙，我“采访”带队的指导员，我问：“咱连这次义务劳动，春节活动计划上没有吧？”指导员一边指挥劳动，一边意味深长地说：“地方的同志讲‘不能把冰留给兵’，就怕过大年的给咱们添麻烦。可咱们不是常说吗，‘把驻地当故乡，视群众如亲人’，过年了为亲人做点事就不讲有没有计划啦，有时间就干！”

在战友们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大年初二的太阳渐渐落下，火车站一带又呈现出清新、亮丽、祥和的面貌。快要集合时，几个与我相熟的战友跑过来，有的让我帮着多洗几张照片，有的要看录像机里“活”的自己，还有的说有时间要跟我学照相录像。看着那些真诚的笑脸，我觉得，他们多像当初在雪地里卧倒的我，期盼用青春的光影留下军营过大年的瞬间，留下珍贵的军旅记忆。

报缘

刘长征

参加工作后，我接触到的第一份报纸就是《周口日报》，在报纸上我能看新闻、赏图片，从中学到不少知识，真是“一报在手知天下”。时间长了，心中难免会起波澜，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在报纸上发表作品。

有目标就有动力，于是我开始写作，不断向《周口日报》投稿。功夫不负有心人，1999年5月5日，《周口日报》刊发了我的第一篇稿件《老家镇春季综治扎实有效》。当时，我激动得欣喜若狂、手舞足蹈，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在报纸上发表了稿件。随后，我又在《周口日报》上发表了一些栏目稿件，和时任编辑编辑经常电话沟通、交流。

在编辑的指导下，我的写作水平逐渐提高，发稿数量增多。2008年和2010年，我两次在周口日报社召开的表彰会上发言，畅谈个人写作心得。

报社的一位领导曾经说，能写也能拍才是真正的通讯员。于是，我自费买了一部相机，这样投稿就可以做到图文并茂了。1999年9月，太康县老家镇宣传一批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勤劳致富的典型，我就想以图片的形式把此事宣传出去。我怕拍摄效果不理想，用了三四十张胶片。我到周口日报社找到美编室的王映、孙安平编辑，她们选了几幅照片留下，对我说：“你拍得太多了，有点浪费，以后要注意选取拍摄角度，尽量拍出精品……”那天，她们给我讲了一些新闻摄影知识和技巧，让我这个门外汉汲取了很多“营养”。

从那以后，我本着经济、节约的原则，要求自己精准拍摄。就这样，我的一幅幅新闻图片在《周口日报》上发表了。在2001年3月周口日报社的年度表彰会上，我被评为了2000年度优秀新闻摄影通讯员。时任美编室主任的田维国在表彰会上对我们这些获奖的通讯员说：“奖励给大家啥，我们费尽了心思，最后决定给每人发一个摄影包。这批摄影包今天早上才到周口，还冒着热气……”

前段时间妻子收拾房间，发现柜顶放着一件东西，满是灰尘，准备拿去扔掉。我忙制止，说：“这是周口日报社奖给我的摄影包，你没看我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吗？虽说表面有尘土，打开可是崭新如初。”现在还用得着摄影包吗？“妻子有点疑惑。”“就是因为太珍贵了，我一直没舍得用。你不知道，当时有人愿意出200块钱买这个摄影包，我都没舍得卖。”我自豪地向妻子炫耀。

学无止境。我在写新闻稿件和拍图片的同时，又尝试着写文学稿，并多次在《周口日报》发表。2005年，我还被周口市作协吸收为会员了呢！2023年3月，“学习强国”周口学习平台开展“向上生长的力量”主题征文活动，我的文章《荷花盛开别样红》荣获一等奖。

时间如白驹过隙，从1995年3月我与《周口日报》相识，1999年5月我的第一篇稿件在《周口日报》上发表，到现在近30年时光转瞬即逝，与周口报人打交道的点点滴滴犹在昨日，令人难忘。



1990.8.1-2025.8.1

诗歌

太康，永远的歌台流响(组诗)

周朝

勒马太康
《史记·夏本纪》：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

被铭刻于大地的 岂止是你的名字
还有你的洒脱 以及四千余年的城池与山水

说什么君临天下 说什么莫非王土
皇冠权杖 钟鸣鼎食 楼榭朝歌
都抵不过心中奔跑的箭簇 勒马的雄姿

将庙堂放置在三月之外 你一骑绝尘的背影

讽喻覬覦的烽火 和勾心斗角的斧钺剑戟
宽阔原野上正春暖花开 万物生长
遍布麋鹿的森林 写意出男人的弓弦与翅膀

你不是从向晚的余晖中归来
而是从太阳初升的旋律中出发

好男儿志在四方 不为世袭的宫帷所动
与其重复归途 不如打开长远的襟袍
十步之泽必有香草 戈壁一马平川
夏天来了 历史深处最后的那一场雪已消融

青铜酒杯的边缘 跃动举世无双的光芒
携一众父老逐鹿新拓的疆土
借最初的星象和月光 建造一座城
抑或开辟一片丰美水草
让子嗣繁衍成群 让五谷生长
让大地托起树叶 让“翥不谋夏 夷不乱华”

五子台
《尚书·五子之歌》：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有些忧伤从不曾走远 就像周而复始的秋雨

在村前 将一场寒凉凝固成迷失的高台
翘首以待的爱情斑驳不堪 但依然掷地有声

《尚书·五子之歌》云 嗚呼曷归 予怀之悲

车马之喧太匆促 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烟花
呼唤 以及守望 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
哪里还有什么“有典有则 貽厥子孙”
你们努力擦亮的哀歌 在书页里寂寞了四千年

恪守初心的五子王村 不离不弃
匍匐于低矮的民间 诠释本固邦宁的光泽

通往传说的林间密不透风 沉浮湖起潮落的人影

最动听莫过于幽鸣之音 尽管史记愈发虚空

我照例在朝向歌台流响的路上

执意打开尘埃 让手足间升起隔世的温暖

文庙
《太康赋》：文庙巍巍，溢彩而流光。

可恨兵燹 无视一街廊腰纓回和高啄檐牙
以刀光剑影消弭琅琅书声
最初的汉宫秋月 以及唐诗宋词明清烟雨
在偌大的书案上跋涉 走一程 是一程

黄卷学自古名与身重 从根星门出发
至泮池 至大成殿 至崇圣祠 至立体龙雕
不为文以载道的庞大基因 挥动张扬的羽毛

也不为独自的底细 闪烁光泽

孔子曰 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
被照亮的词语和诵咏 隐喻春天打开的花朵

对于一个高于人间的世界

不要仅限于铭文 倾慕 或者赞美
还要千淘万漉 在阳夏大地上植入它的质感

还要趁着惊蛰的节令 涉溺水 经扶乐城
沿谢安大道 径向山高水长的深处
甚至用心和它站在一起 成为绝无仅有的风景

谒太康陵
《夏太康碑》：夫太康县东南有夏太康少康二陵。

没有悠长的神道 没有墓阙 陵台 石雕 庙宇

也没有昂首歌咏的碑林

在阡陌和世事之外 在被王陵村守护的一隅

以帝王之身 稀缺的内敛与平静 长眠于民间

此起彼伏的烟火 续写的年轮 闪过迷离之光

一些文字已经斑驳 在风化的泥土的表面
尽力打开一个朝代种下的蕙蕪与峥嵘

那是你不计其数的影子 不转身 也不走远

纵然归隐于历史的缝隙 或者菲薄书页
寂寥如块垒 甚至 零落为尘埃
但王者之风 一如既往 在碑刻的横竖间 力道十足

你要守着你的国 你的民情 以及泥封的史记

为一方水土许下阳光 笑容 和福祉
还要叮嘱一古城 四千年行不更名 坐不改姓

谢安大道
《晋书》：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风，道誉洋溢。

不仅限于我 这是很多人的故乡 在初夏
我执意出走 沿由东向西的宽阔的路途
寻找一场叙事的底细 以及一个家族的释义

风自东山来 打开一个庙堂的胸襟

打开民事 国器 打开鼓角争鸣
取道人心与谋略 刀戟声 共丝竹沙哑
在晋王朝开闢之地 写下一个沉甸甸的战例

大道至简 但大道不孤 绿荫遍地 行云流水
午后阳光的帆影 涨满天空

有人悄然走过 有人重新开始
为了深藏的敬意 留恋 转身 让风吹着
据说 将军的谱系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那些年

你饱读诗书 “少振玄风 道誉洋溢”
至今 像一尊巨大的阴文碑刻
为一千七百年后的故乡 做引路人

与其交谈 或者与其同行 都不是容易的事儿

毕竟 方向从来就没有源头 虽然似曾相识
仿佛别无选择 只能成为朗读者
历经一个夏季 又一个夏季 或者更远

即便是异乡人 在初遇之地 也不要问路
顺着名字 直行 就会抵达内心的景深

吴广塔
《资治通鉴》：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起兵于蕪。

我以为秦时明月 离我很近 照耀我的茅

椽蓬牖

像照耀书简上篆刻的诗句 一样光亮
或者仅仅是一个注视 迟疑 慵懒 不屑
哪怕转瞬即逝 虚妄得像内心深处风的影子

我也注定不会被往春天的路上带
路边开着消瘦的花朵 有我熟悉的卑微的美感

我也注定遇上与家乡一样的大洋乡
没有日出日落 只有一场徬徨 无休无止
不期而遇的那个雨季 太深暗 太匪夷所思

我成为一条洄游的鱼 在庞大的夜色里
挣扎的目光 像我的骨刺 一样尖锐

其实 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锋利
我不过斩木为兵 或者举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锄

即使杀伐在刀尖上 趁着烽火的间隙
我依然会想起 绳床瓦灶 想起爹娘
我没有欲望 作为疏离于庙堂的子民
我仅存的奢侈 与幻想 都来自低矮的家乡

多年以后 你注定会想起我 也注定会钩沉往事

你注定沿滂沱的雨声 经最后一滴血的引渡

若是趁着夕阳 余晖会格外艳丽
但你要忍住路途 忍住经年的尘埃 与民间

因为我身体里迸涌的灯火 已将我投射很远
惟留一座六角砖塔 诗人说 那是我直立的魂魄

太康道情
《武林旧事》：后苑小厮儿三十人，打息气唱道情。

我听见木铎的声音 辗转于简朴的巷口
柴门打开 槛褙衣衫的缝隙 滑落风俗和民谣

有关菽粟的 徬徨的 祭祀的 家长里短的
仲春三月 奔者不禁 蹶足的爱情 在桃花深处 闪烁光彩

那时候 采诗官若隐若现 没有流水 大过滚白

也没有三弦 喇叭 横笛 生旦丑 也没有只有通俗的唱词和走马的身影

一场乐歌在春秋时代的道场 长出年轻
余音经久不息 含有渔鼓和莺柳的味道

如今春天 过于浩荡 不顾一切的绿色和赞美

以珍稀的舞台 播下剧情的种子
像安抚万物的风的翅膀 抑或雨后的潮汐

从乡土到城郭 到无限山河 “凡有井水处 皆能歌柳词”

失传的曲牌 已不足够 《锁落枝》《老桃红》

再不能 承负 唱念 打的 声腔 节奏
惟有在音阶的原乡 分彙 出遍地的 勾栏 瓦舍

一招一式 都是金玉良缘 都是才子佳人
场景 变换 大幕 再启 千呼万唤 的 万紫千红
你们有一个 绝无仅有的名字 叫作 太康 道情

陶母岗遗址
《全唐文》：生人则若陶母，方降大贤。

即使很遥远 隔着四千年的路途
人们在丢失了你的乳名之后 也从未停止寻找

沿文字的脉络 溯源而上 至周 至商 至夏 经 纣 瓮 鼎 抵达 班駁 陶纹
在片言只语中 训诂 你最初的 容颜 和 身影

作为 龙山文化的 遗存 不以名为名
只是 凝沙为岗 将一隅 黄土 兀自 归隐
时间 长满 齿叶 卜骨 脱落 青铜器 苍老
过于 矜持 的小村 在 光泽 中 独自 淡泊
一段 史记 自 田 垌 蜿蜒 而出 拾 掘 旧迹 和 传说

因为一位母亲的照拂 你有了新的口碑
被唤醒的泥土 打开慈惠的果实
顺流而下的名字 端庄 安静 成为 普世之词
草木 低眉 阳光 清澈 到 能 听见 千叮万嘱 的声音
朝圣者 俯身 尘埃 举出力不从心的花冠
季节 依旧 是一场 空欢 通俗易懂 的 典故 也是
蚌壳 石斧 兽印 结绳 记事 白发 秋草
没有 一页 明晰 的 字符 作为 辨识 的 指引
只有 寂寞 深处 守序 的年轮 才能 见证
这 山河 的 插图 这 萧瑟 之地 隆起 的 秘境